

文／蘇冠心

一棟鐵皮屋佇立於空曠的風中，許英光帶著溫暖的微笑，替攝氏十二度的冷氣團開了門。裊裊茶煙流轉於許英光最自豪的工作室裡，氤氳的水氣將室內渲成一片溫暖的鵝黃，牆壁上具有時代感的擺飾與懷舊的古物，彷彿低聲囁語著屬於它們那個年代的故事。他彎下身來倒了杯茶，點了根菸後輕鬆的坐下，冷冽的空氣細細地聆聽著飄散於時光中的記憶。

生於典型的客家農村，與家中八個兄弟姐妹一起長大。竹東橫山幾乎是排行老六的許英光所有童年的記憶。從十八歲當兵以前，許英光毅然地投入影視美術的領域，雖然不是美術本科系畢業，但靠著一股熱誠，他從道具助理一路做到美術指導，二十五年的實務經驗，是許英光這條路上最可靠的憑藉。

美術指導 最愛搭景工作

一般人或許對美術指導這個工作有些陌生，其實除了考慮拍攝現場的空間、畫面色彩以及尋覓適合的道具外，更多時候需要自己找景、搭景。接拍過不少電視劇、電影的許英光說，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接客家電視台的戲。客家人做客家戲，會比一般人更清楚客家想傳達的理念；而且在搭景的資源上，自己找的景大多在桃竹苗山區，老一輩的親友較能提供協助，讓工作比較順利。

搭景是許英光最喜歡的工作。說到這裡，他炯

許英光 金鐘美術指導但盡本份

每年固定接拍兩部戲的許英光，為了戲劇的品質，堅持絕不兼戲。他喜歡全心投入一部戲，和合作團隊培養一定的默契，量少質精地慢慢拍。

炯的眼神中不經意地透露出對於工作的熱情。許英光表示，一定要先熟讀劇本，掌握故事背景後，再開始工作。不管是房屋座向、光源、排水、建材、主角動線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，難或簡單的場景都有不同的挑戰。目前最滿意的作品是在公視製作的客語連續劇《寒夜》中，有一個場景搭在池塘裡面，不但要抽乾整個池塘的水，還要克服池塘泥土較軟的問題，所以必須打更深的地基，最後還要在底下泥土裡放置石板，並估算承載重量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許英光笑說搭景都靠經驗的累積，做久自然會知道箇中秘訣。剛入行時只是做一些道具，也不知道自己後來會朝這方面發展，但是因為經年累月接觸的人事事物都與美術相關，加上當時台灣美術人才嚴重斷層，所以才被環境帶到這裡來。但



許英光家中隨意擺放著廚具、娃娃收藏品，後頭櫃子裡的Q比娃娃一隻就要數千元。（蘇冠心攝）

同於外界對客家人肯吃苦，勤儉，對工作認真執著的印象，許英光有自己的看法，他覺得也是年紀的影響，他們那個年代的人（四、五零年代）因為吃過苦，所以在在工作上撐得比較久，相較之下，時下年輕人似乎有許多都是抱著想做就做的心情來工作。「我想這跟是不是客家人沒有關係，跟自己的生活態度關係比較大。」他也說道，不管什麼行業，向心力是很重要的。每個人聚在一起都是為了同一目標而努力，就像拍戲不只是為了賺錢而已。台灣大多是小型編制的劇組，彼此互相支援、幫忙就是拍片最好玩的地方，任何一組有問題，各組都會過去協助；不像外國片廠大規模的劇組，沒有互動，大家都各做各的，感情就沒有台灣劇組這麼好。「能夠在台灣拍戲，我真的覺得很幸運。」他嘴角漾起一抹笑意地說。

每年固定接拍兩部戲的許英光，為了戲劇的品質，堅持絕不兼戲。他喜歡全心投入一部戲，和合作團隊培養一定的默契，量少質精地慢慢拍，但是每個場景都很確定。他會先看過劇本之後，評估自己的能力適不適合這種類型的戲，再決定要不要接戲。「做久了就會挑囉！」他爽朗地笑著說道。拍過籌備期最長的戲劇是與曹瑞原導演合作的《孽子》與《孤戀花》，而《孽子》一劇更讓許英光奪下金鐘獎的最佳美術指導。問及得獎之後的心境變化，他豪邁地說，自己做每一部戲都不是為了想得獎而去做，「給我多少錢，我就幫你做出怎樣的效果，我只是盡我本份而已。」

工作熱情 融化所有難題

許英光從沒想過轉換其他跑道，從一開始，他就打從心裡認定自己就該在美術組打拚。偶爾在戲中軋上幾角，他就十分心滿意足。幾年來的電影《運轉手之戀》，他就在裡頭演當個計程車司機。被問及在影劇路上的心得，許英光思索了一會說：「拍片過程越挫折，回憶會越長久吧，拍了這麼多年，能回想的片子與工作人員都是多災多難的戲。」他說，很少有順利拍片過程，拍片永遠在製造問題，只能不斷解決問題，片子才拍得下去。說著，他又輕輕地點了根菸，在茶煙與淡菸瀰漫的室內，物品都模糊的失了焦，只有許英光那招牌的燦爛笑容不可思議地清晰，他眼中那股熱情的熱情，彷彿能融化所有難題。

學習「茶壽」為文化保溫

細細地吸了口茶，許英光談起自己平常的嗜好，就是閒暇之餘整理舊傢俱做網拍，這也是他沒接戲時的經濟來源。從跳蚤市場買回來的便宜傢俱，經過巧手整理後，在網路上居然能賣到比原價高七、八倍的價格。這些因為興趣而蒐集的傢俱與古文物也是許多戲中道具的來源。「我喜歡拍戲的道具都是有真實歷史感的，而不是公司花錢做的，看到自己的東西用在戲裡面就覺得很舒服。」



一般的老導演通常都會在戲裡加上戰爭或火災場面，爆破、亦或放火燒掉搭好的場景，不希望被重複使用。但許英光有不同的想法，他希望好好保存搭過的客家場景，讓下一組戲的人使用，電影《一八九五》中的許多場景，現在都還在原處，他說目前台灣拍片的大環境不好，如果能共體時艱，保存場景給一些預算不夠的戲劇使用，不僅能保存客家文化，也能減少年輕一輩在戲劇路上的負擔。

許英光最近在籌備新戲《回家》，講的是一九四九年太平輪的故事，主要故事背景發生在上海與基隆。雖然不是客家戲劇，但是他認為客家人也可以藉由別的族群（外省人）發生的故事，來了解台灣的族群背景。這幾個月以來，許英光在黃埔江與基隆港兩地奔波，又花了許多時間在金石石、九份勘景，找尋簡單素、工細的老房子。希望在觀眾心中留下對基隆的印象——這座被山嵐及雨絲綁架的城，只剩山與海的陪伴，在寂寞之間流轉。

（蘇冠心）

徐千舜 娃娃闖天下 又唱又會畫

雖然「歌手」這條路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選擇，但她依然很投入於這些工作。透過她可愛的娃娃音、活潑的插圖、淺顯的歌詞，讓小孩子也能在輕快的曲調中學客家話、了解客家文化。

文／胡乃文

「如果畫，能夠讓你感動當下的感動；那麼歌，就是讓你找回當時時空的魔法。」徐千舜認真而熱情地這麼說著。她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客家女孩，原本只是一個喜歡唱歌、畫畫的人，但在三年前以一首〈想你〉參加了第一屆的台北縣客家歌曲創作比賽後，她走出了不一樣的人生。

改編民謠 獲得評審青睞

「學生嘛，最需要的就是錢，而且媽媽也鼓勵我參加比賽，所以我就報名了。」徐千舜笑著回憶當時參賽的理由，除了最簡單的「金錢誘惑」，也因為近年來台灣的客家族群能见度提高，客語歌曲比賽也隨之陸續出現，她才有這樣的機會得以嶄露頭角。徐千舜用客家民謠改編而成的〈想你〉參賽，獲得當時評審的青睞，因而得到佳作，這次的比賽也奠定了她日後參賽的基礎。在第二屆的台北縣客家歌曲創作比賽中，徐千舜更以〈月光華華〉拿下冠軍。

其實徐千舜平常也會創作國語歌，創作的方向非常多元。但後來會逐步走上客家童謠的路，則是因為她曾在「故事島·兒童故事屋」打工的關係。徐千舜從這裡開始接觸兒童音樂，再加上她本來就喜歡小孩，還有可愛的外表以及娃娃音，徐千舜就此踏出了童謠創作的第一步。「我當時覺得，『客家童謠』這一塊市場還是處女地，很有努力的空間，而且我也喜歡小孩子呀，能把自己的興趣跟專長結合，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。」徐千舜露出招牌的可愛笑容，也難怪小孩子會那麼喜歡這位「千千姊姊」。

想當老師 竟然變成歌手

民國九十年客委會成立後，台灣社會對於「客語」雖已有一定程度的重視，不過與「台語」相比之下，還是處於弱勢的地位。雖然文化不該被拿來做比較，但身為苗栗客家人的徐千舜仍然很希望客語也能走進主流社會，她有感而發地說：



princess in 2009 Hakka Family

「現在的台灣社會已經出現了客家的文化斷層，雖然客委會很努力去推行母語教育，可是比起台語，我們（客家人）還是很弱勢。可是客家也不算少數族群呀，就讓它這樣衰下去，真的會很難過。」許多年輕人對於自己的客家血統並沒有特別的想法，但徐千舜以此為榮，並盡一己之力，她將客家的迷人之處訴諸於歌曲，進而讓動人的旋律傳達到每個人的耳裡、心裡。

除了因為身為苗栗客家人，會講客家話之外，也因徐千舜的碩士論文主題與客家文化有關，使她更了解這塊領域的淵源，也更能體會客家的美。深入了解客家的事情、看見客家的弱勢處境之後，徐千舜在兩個月前，終於與客語音樂公司簽下合約，準備發行專輯。但在簽約之前，徐千舜也掙扎了好一陣子，「其實我本來是想當老師的，結果竟然變成了歌手。當初也猶豫很久，因為我還在念書（碩士），而且我對幕後工作比

較有興趣，想說繼續創作就好。但後來覺得，既然透過不同的途徑也能傳達一樣的東西，或許也是不錯的選擇吧。」面臨這種天人交戰的情況，徐千舜仍舊保持開朗的笑容，侃侃而談自己的想法，她樂觀的個性也感染了周遭的人。

善用專長 為客家付出心力

除了發行專輯，徐千舜也曾製作MV，未來將推出有聲繪本，這些工作都使她能完善運用自己的美術與音樂專長。「我真的很感謝爸媽給我畫畫跟唱歌的才能，而且剛開始我也沒想過，這兩者原來可以結合在一起。」能用自己的力量為客家付出一點心力，徐千舜覺得很高興。而且，當她看到客委會的努力以及許多客家文化產業漸有起色後，便更加肯定「客家」這塊領域的發展潛力。「別人可能不會幫忙，但如果連我們自己（客家人）都不重視這些東西的話，就真的沒有



熱愛大自然的徐千舜，喜歡到野外攝影，捕捉童年的印記。（徐千舜提供）
徐千舜參與客家親子博覽會，與小孩子一起同樂。（徐千舜提供）

人會去做了。」徐千舜認真地說著，講到激動的地方，語氣似乎還帶著點哽咽，鼻頭也隨之泛紅。年紀輕輕的她，是真的很嚴肅地在面對這些事情，客家音樂對她而言不只是興趣的延伸，更是一種意識、一個努力的目標。

關於未來，徐千舜笑笑地說，既然已經簽約，也開始錄製新專輯了，就會把事情做好。「有些聽不懂、不會講客家話的小孩子，聽到這些歌曲還是會很有興趣，因為他們覺得MV很可愛，就會有動力繼續聽下去。」雖然「歌手」這條路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選擇，但她依然很投入於這些工作，因為徐千舜不僅可以在客家音樂的領域中發揮所長，也能藉此闡揚客家文化。透過她可愛的娃娃音、活潑的插圖、淺顯的歌詞，讓小孩子也能在輕快的曲調中學客家話、了解客家文化。徐千舜用她的雙手，還有甜美的嗓音，開創了自己的天地，而她也將繼續努力耕耘，希望有一天會看到客家文化的復甦，那將是她最美的收穫。

標準超高 錄歌錄到哭

徐千舜是一個外表與嗓音一樣可愛的客家童謠歌手，支撐她走上這條音樂路，除了深厚的鋼琴底子之外，也要歸功於她兒時生長的環境。因為小時候住在鄉下，蟲鳴鳥叫、花草樹木也就變成了徐千舜的靈感寶庫，這些大自然的元素，帶給她正面的力量，讓她總是能夠樂觀地面臨許多挑戰。「而且我從小就不怕那些青蛙、蟋蟀之類的東西，還會把他們當好朋友耶。現在我也會用攝影的方式，將這些東西記錄下來，把美好的回憶寫進歌曲裡，希望大家能愛護大自然、看見大地的美。」徐千舜回憶起童年住在鄉下的經驗，忍不住泛起微笑。

「我也很謝謝我媽媽，因為她給我一個很快樂的生活空間。她會在家中的牆壁上貼白紙，讓我到處都可以畫畫，再加上一出門就是大自然，所以我周圍的元素都是很單純、很正面的。」徐千舜開心地分享自己的童年歲月，也很感謝父母為她做的一切。

被問及創作靈感的來源時，徐千舜仔細思考了一下，然後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其實我不是那種先有詞或是先有曲的人耶，我都是會先有畫面，有了那個意境之後，詞跟曲就會跑出來了。」因為她從小就喜歡畫畫，大學與碩士也都就讀設計相關科系，所以對於徐千舜而言，腦中隨時隨地都有很多畫面等著她捕捉，而這些片段就慢慢累積成她的創作。除此之外，「因為我媽媽是鋼琴老師，所以我在三歲的時候就被她強迫學古典鋼琴，不過後來也彈出興趣，一直學到大學，還選了一份鋼琴家教。」

談起錄製客語專輯的甘苦時，徐千舜笑著表示，「唱客家兒歌真的跟平常講客家話差太多了，而且是要錄成專輯給小朋友聽，所以發音一定要很精準，非常講求字正腔圓。當時我常錄到哭出來，因為心裡真的覺得好挫折。」提及錄音的過程，徐千舜雖然忍不住露出痛苦的表情，但她其實還是很熱愛這些工作，因為唱歌是她的興趣，把客家的美好讓大家知道是她的目標，而這些理想也是支持她往前走的動力。（胡乃文）